

目 录

追 击



序 言	尹承东	1
追 击	晓 林译	1
时间的战争	王玉林译	133

序 言



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 1904—1980)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古巴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音乐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并作过外交官。他生于哈瓦那,曾在哈瓦那大学攻读音乐和建筑学,并去过巴黎求学。他父亲是侨居古巴的法国建筑师,母亲是俄国人,外语教师,由于父母的影响,卡彭铁尔自幼爱好文学艺术,1920年16岁时就参加先锋派作家集团,从事新闻工作谋生。1924年起担任古巴重要杂志《广告》的主编,并投身政治活动。1928年参加著名古巴诗人胡安·马里内略创办的文学杂志《前进》的编辑工作,同年因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被捕入狱,后靠法国诗人罗伯特·德斯诺斯帮助秘密逃往巴黎,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回国。1933年他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版了



在狱中写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埃古——扬巴——奥》(拉丁美洲黑人士语,意为“耶稣,拯救我们”)。这部对古巴黑人生活与文化寄予深切同情的纪实体小说为他争得了荣誉,使他在文坛上初露头角。流亡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智利诗人聂鲁达、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艾吕雅和法国著名超现实主义理论家安德烈·布鲁东,还同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一道创办了西班牙文杂志《磁石》,由他任主编。1943年他旅居海地,详细考证了18世纪的海地独立革命,从而写出了于194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人间王国》,该书生动地描述了海地暴君亨利·克里斯托夫的故事。1941年他到委内瑞拉,写出了杰作《消失的脚步》。这部小说力图把西班牙语系美洲的本质解释为原始的神话和西班牙征服者强加的文化的共存,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赞赏。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卡彭铁尔带着写就的《启蒙世纪》原稿回国。这部小说以加勒比人的观点深刻阐述法国大革命的矛盾及其暴力行为和理想的消失。



卡彭铁尔的文学作品基本分为两大类，即音乐类和小说类。第一类有根据法国音乐家莫里乌斯·弗朗索瓦·加亚尔的乐曲创作的三个剧本《安的列斯群岛的诗》(1928)、《扬巴——奥》(1928)和《黑色的激情》(1932)，还有《古巴音乐》(1946)。第二类有《埃古——扬巴——奥》(1933)、《人间王国》(1949)、《消失的脚步》(1953)、《追击》(1956)、《时间的战争》(1958)、《启蒙世纪》(1962)、《方法的根源》(1974)、《巴洛克音乐会》(1974)、《春天的献祭》(1978)、《竖琴与阴影》(1979)等。卡彭铁尔还写过几部音乐评论集和文学评论集。

这个集子我们选编了卡彭铁尔的中篇《追击》和以《时间的战争》为总题目的三个短篇：《圣地亚哥之路》、《返源旅行》和《如同黑夜》，都是他的名篇。通过这几篇作品，读者至少可以看到这位文学大师创作手法上的两个艺术特点：一、通过打破时空观念和常规来展现广阔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二、魔幻是作者更换历史背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大量采用



象征、隐喻、夸张、想像等魔幻手法。

卡彭铁尔在文学上主张在吸收、借鉴欧洲超现实主义的同时牢牢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反映本大陆的现实。他认为西方文化在发现拉丁美洲这件事上,超现实主义作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卡彭铁尔说过:“美洲的年轻人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欧洲现代文学艺术的代表性价值。但认清这一点并非为了进行一项令人嗤之以鼻的亦步亦趋的模仿工作,抄袭大洋彼岸的某些范本,写出像某些人写出来的那种既无激情又无风格的小说,而是为了达到技术上的深度,通过分析,找到建设性的、善于把我们拉美人的思想和情感更有力地表达出来的方法。”他的最突出的创作艺术特点则是在坚持表现重大社会题材的同时,把社会和历史现实放到以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为基础的魔幻而神奇的气氛中加以表现。在其《人间王国》的前言中,他第一个提出了“神奇现实”这一概念。他认为“这种活生生存在的神奇现实是整个美洲的财富”,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大胆运用了



把幻想与现实、人的世界与神话世界、荒诞不经的想像与极其真实的生活场景交织起来的艺术手法。另外，他还拓宽了现实的含义，认为现实不仅包括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且包括他们的所想所梦，因此，他在创作中常常运用夸张和变形的手法。他在创作中还喜欢运用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宗教典故。他的兴趣十分广泛，从巫术到音乐史无不涉猎，尤其同音乐有不解之缘，对音乐有着非常特殊的敏感。作曲的原则极为突出地成为他作品的结构因素，如他的小说《追击》，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完全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相吻合。

卡彭铁尔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时，拉丁美洲小说尚处于幼年时期，当时文学界普遍感到迷茫和徬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卡彭铁尔在确定拉美当代小说的目标上起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可以说卡彭铁尔是拉美的第一位小说家，他自觉地力图全面表现拉丁美洲的经验，超越一切地区性、民族性的差异。

卡彭铁尔不仅创作了许多具有深刻社会意



义、艺术高超的作品，还担任过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古巴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出版局局长以及驻法大使等职，并曾于 1961 年和 1967 年两次访问我国。由于在文学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他 1975 年获得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1977 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1979 年获法国梅迪西奖。

1980 年 4 月 24 日，卡彭铁尔病逝于巴黎，其遗体由古巴政府运回，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尹承东

追 击

追 击





1

《英雄交响曲》，为庆祝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而作，并献给尊贵的勒布克维茨亲王殿下，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第三个交响曲，作品序号 53……^①

重重的开门声使他大吃一惊，打断了他因为看懂以上内容而产生的幼稚的得意。红色窗帘的流苏映入他的脑海。窗帘一仍其旧。他把书翻过去几页，抬起头，不再潜心阅读、对一切置若罔闻（对于聋子，嘹亮的号声也是枉然），于是重新感到了周围的喧闹：宽阔台阶上散兵游勇似的观众遭暴雨袭击后争先恐后地回到前厅。他们欢笑着，拥挤着那些不时地回头并伸长脖子、通过人们湿漉漉的裸肩上的空隙大声招呼同伴的堵塞道路者。雨水在遮雨篷上稍稍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滞留后瓢泼似地倾泻到花岗岩台阶上。尽管催促人们入场的铃声已经响了两次，但大家依然留连前厅，成群结队地呼吸着带杨树叶和狗牙根馨香的潮湿空气。干裂的土地久旱逢雨，散发着浓郁的泥土味儿，人们汗涔涔的脸上透出了凉爽的惬意。令人窒息的傍晚过去了，怡然自得的人们同花园里花架上舒展的植物分享甘雨。用黄杨木树围子的花坛飘溢着新耕泥土的芬芳。“对我想做的事情而言，天气确实不错。”一个男人看着一个女人轻声地说。那女人侧身倚在售票口的栏杆上，雄狐皮遮住了她的脸庞。她似乎并没有把身后的人当作男人，熟练而且毫不介意地解开了那个十分隐秘但却并不舒适的东西（显而易见，她不在乎被他看见）。“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那些引座员在讥讽一个与众不同的售票员。他每次都要等到音乐会结束后才肯离去，尽管规定的下班时间是“演出结束前半小时”，尽管通常在10点钟结账以后他就可以离开岗位。他想报复一下披雄狐皮的女人，让她知道他已经看到了她那隐秘的地方，于是



用会计特有的机敏朝狭窄的售票亭的大理石地面上扔了一把硬币。那女人侧着脸，探头看了一眼他撒钱的手（人们只看他的手，却从不看他的脸），然后又毫无顾忌地松了松那玩艺儿。如此不知羞耻的举动，足以说明女人们俨然无视他的存在。她们充塞了整个大厅，占据了所有镜子，以便随时欣赏自己的发型与服饰。由于天气炎热，她们的脖子和袒露的胸部湿漉漉的。为了减轻脖子和胸脯的负担，她们的狐皮顺着肩膀滑到了胳膊肘上，像花坛上厚厚的藤条似地围在腰里。他的目光从她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移到肉体以外的花园以及花园后面阴暗的门廊和那座巨大的望楼（从前它是座豪华的乡间别墅，四周簇拥的曾经是苍翠的松柏，而今有他居住的那幢难看的现代化大楼和最后几支苟延残喘的烟囱作陪衬。他的房间原是为女佣设计的，天窗上画着抽象的几何图形，能折射出菱形、圆形和三角形图案）。古老的望楼、虽然楼顶的环状饰和栏杆柱已经被岁月磨损，但仍因其独特的风格享誉古城。仿佛是要给某个死者



守灵，它孤寂的屋顶总是荒漠似地迎来太多的阳光或者黑暗。第一声惊雷刚刚掠过，阴影就会将它笼罩。他亲切地仰望着那层由于贫穷和管理不善而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楼房，不禁想起了他村里的那些黑咕隆咚的棚屋。在那里，为死人守灵时点燃的蜡烛映照着面目全非的墙壁和桌布覆盖的棺材。闪光的镀银烛台（代替了华丽、明亮的神龛），摆放在破烂不堪的家具中间，把贫穷彻底地、夸张地暴露在人们眼前。为了死人，活人免不了要讲究一番，于是滴滴答答漏雨的屋檐下，是奢侈排场的铜银器皿和一本正经的服丧者。摇曳的灯光有时过于明显地亮出了梁柱上的蜘蛛网和虫蠹蛀蚀出的棕褐色木屑。（自然罗，像他那样好学不倦、沉溺于某种乐器的人，便不得不对邻居作出这样那样的解释：练习乐器并不影响殡仪，更谈不上是对亡灵的亵渎，何况“古典音乐”同死者亲人的悲悼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想当初他自作孽，不可活，失恋、痛苦和绝望，一杯杯苦酒往肚里咽。然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此时此刻，他心



甘情愿地坐在冷板凳上，背靠着条纹丝绒窗帘，委身于抽屉般大小的售票亭，为的是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跻身于衣冠楚楚的上等人之列，高视阔步地走进专为有钱人敞开的艺术殿堂的大门。想到这里，面对淫逸的裸背，他恢复了傲气，确立了自信。仿佛有人用拇指按着她的肩胛骨，那女人斜倚在细细的栏杆上，要触摸她，只消伸一伸手。举手之劳……“常常支撑我度过炎热夏天的勇气已经消失”，《圣约书》如是说。然后是墓穴的阴冷、虚无的气息。在内林根施塔特被人遗忘的寓所里，在那些失去光明的日子里，贝多芬发出了垂死的哀号……他回到书上，不再去注意珠光宝气、涂脂抹粉的人们。这些人遍布整个前厅，从镜子到廊柱、从台阶到由竖琴和摇串组成的雕塑群。在漫长的幕间休息期间，乐队指挥让演奏谐谑曲的铜管反复练习，同时提高了奏鸣曲背景音乐的音量。“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然而，他至少知道有那么一天，聋子砸烂了一位伟人的塑像并朝它脸上啐着唾沫说：“亲王：你是亲王，只因为你偶



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我，却完全是因为我自己。”这话不假，他之所以在这里充当默默无闻的晚场售票员，也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是因为他试图到达珠围翠绕、粉滴脂酥的人们永远难以到达的地方。他们对他从来不屑一顾——看到的只是他在售票亭大理石桌面上忙碌的双手。那女人突然离开了栏杆，她一边走一边把雄狐皮绕到了脖子上。霎时间，人声鼎沸，喧哗的人们正匆匆返回各自的座位。音乐厅的灯光自上而下逐渐熄灭。乐队入场，各就各位。乐师们拿起了放在各自位置上的乐器。长号手在最后一排；大管手耸立在调音的颤音之中；嘴馋的双簧管演奏家们试过了簧哨片，正悠闲自得地沉浸在田园诗般恬静的延长音里。所有的门都相继关上，全场静寂，等待乐队指挥发出开始的指令。拖拉的观众从最后一扇虚掩的门蹑手蹑脚地进入大厅。与此同时，一辆救护车疾驰而来，在音乐厅前嘎的一声刹住了。“买张票！”有个人急匆匆地说，“坐哪儿都行。”他又急切地补充道，并伸手把一张钞票递进了装着铁栅的



窗口；但见入场券已经锁进抽屉、售票员正在寻找钥匙，便迫不及待地转过身去，旋即进了大厅，消失在黑暗之中。紧接着又来了两个人，他们压根儿没有理会售票员，就径直闯了进去，由于最后一扇门也已关上，他们只好一溜小跑，绕到了后面的池座，淹没在寻找座位的观众之中。“哎？”他在售票亭吆喝道，“哎！”但回答他的却是如潮的掌声。摆在他面前的是那个愣头儿青丢下的那张崭新的钞票。也许是个音乐迷（尽管看上去不像外国人，而且音乐会已近尾声——只剩下这最后一部交响曲），留下了相当于五张一等票的钱。此人衣冠不整，像是个脑力劳动者；对，知识分子，甚而作曲家亦未可知。然而弥留之际的他听觉犹存，他听到有个声音在回答他的哀告：在床榻上，在森林里，在未来的忏悔牧师——10月的悲风愁雨中，他听到《英雄交响曲》的小号在回答他向《圣约书》发出的哀号……这张钞票，这张捏在他搏动的手心里的崭新、干燥的钞票，热乎乎的，仿佛正在膨胀。他的思想撇开铁栅、穿过墙壁，在售票亭和女人



的厨房之间架起桥梁，他想起了她（惟独这等待的时刻，他才能想她）。在用锅碗瓢盘装饰的阴暗的厨房里，她以她特有的懒洋洋的姿势，没精打采地从透雕的衣柜里取出那把散发着檀香味儿的扇子，把他从太阳穴带到乳房。再从脖子带到腩窝（然后让他倚偎在她怀里小憩养神）。幕间休息的女人，汗津津的，穿着黑色礼服，也有她独特的姿势。她的丰润匀称的双肩在凉丝丝的铁栏杆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洁白。然而，难说那个冒冒失失的观众不会回来要他的找头，尽管他慷慨得像个阔少爷（不过生活这本永远敞开的书本教会他不可以相信公子王孙的大方）。他用与下班前焦急的等待和漫长的准备之后所获得的愉悦迥然不同的、无可奈何的神态撩开把他和音乐厅隔开的丝绒窗帘的一角，看到鸦雀无声的大厅已经使全神贯注的乐师们处于演奏前的静止状态。《英雄交响曲》，为庆祝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而作。^① 先是两声单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调的和声，然后是大提琴悠扬颤音伴奏下的圆号曲。书中写道：据诺特·博海姆收集的记谱，这个开头由三部分组成……书被读者翻掌合上，他嗅着飘入空荡荡的前庭的泥土、树叶和腐殖质的气味，想起了故乡那雨后的后院（欢乐的鸭子在盛满了暖洋洋的雨水而膨胀的木桶里嬉戏）和盛夏暴雨后堆放着破旧家什的棚屋。就在那间其味至今依稀可闻的棚屋里，他爬上破烂不堪的早产婴儿保育箱，透过墙上由于少了一块砖头而留下的一个小洞，一次又一次地窥视隔壁寡妇的洗澡间，那是个在没完没了的服丧中慢慢消耗和荒废自己的女人，她风韵犹存，雪白的皮肤依然充满弹性。他觑视着肥皂沫从她上身滑到腹部，稍事停留后缓缓地滑向大腿、膝盖，然后迅速流向由于年龄而渐渐弯曲的小腿。她的秘密他至今历历在目：光洁丰润、像弯弓高高隆起的乳房，仍然对男人富于诱惑……他记忆犹新的还有她沙哑的嗓音（由于给邻居小孩上课而声嘶力竭）和由于不停地原地走动而逐渐消瘦的两踝。她是他的启蒙老师，他记